

《说文解字》谐声偏旁补正

侯占虎

(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24)

摘要: 本文试以《说文解字》为基础,根据汉字谐声系统的整体关系,对汉字的部分写生偏旁加以补正。

关键词: 汉字;谐声;偏旁

中图分类号: H123

文献标识码: A

整个汉字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形声系统。每个汉字,包括早期的象形字,都是这个形声系统中的一环。王筠《说文释例》卷八论说分别文说:“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,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。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,是为分别文。其中有二: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,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;一则本字义多,既加偏旁,则只分其一义也。”这里所说的两种分别字(文),是形声字产生的两种主要途径。其中后一种分别字,我们称之为同源分别字,它们的声符具有表意示源作用。汉字谐声系统的形成过程,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汉语词义、词汇发展演变的轨迹。因此,研究汉语词义、词汇,不能不研究汉字,不能不研究汉字的谐声系统。沈兼士说:“求中国之语根,不能不在此等音符中求之。”(《右文说在训诂学上的沿革及其推阐》)他还为了全面展现形声字,还下了很大气力,指导完成了资料性长编《广韵声系》。他在《〈广韵声系〉编辑旨趣》中又说:“吾人建设汉语学,必须先研究汉语之字(词——笔者按)族;欲作字族之研究,又非先整理形声字之谐声系统不可。”杨树达也论证过“×声之字多含×义”,“形声字声中有义”,并说:“吾祖先之制作实有极精之条贯于其间,惟后人漫不经心,此种条贯尘翳数千年。”“盖语根既明,则由根以及干,由干以及枝叶,纲举而目张,领挈而全裘振,于是训诂之学可以得一统宗。”(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论》)

要想研究汉字谐声系统,首先要确定谐声偏旁,即主谐字,并理清它们的义象。《说文解字》的特点是据形索义,而其对作为主谐字的汉字初文收录较全,说解较详,是我们搞清汉字谐声系统主谐字的重要参考资料。但遗憾的是,其中仍有一些主谐字漏收,这就不能反映谐声系统的全貌。为了弥补这一遗憾,愚根据汉字谐声系统的整体特点,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,试探着将这些失收的主谐字一一补出。今仅举数例发表,以就教于方家。

【产】《说文》所無。侯按,“产”当从文,厂聲,为“彦”之初文。《说文》无“产”字,但“産”字从“产”。金文“諺”字作𠂔,也从“产”。容庚认为当立产部。“产”属厂系字之二级主谐字。

《彣部》:“彦,美士有文,人所言也。从彣,厂声。”侯按,当为“从彣,产声”。

《生部》“産,生也。从生,彦省聲。”侯按,当为“从生,产声。”

[虔]《虍部》:“虎行兒。从虍,文聲。”徐鉉等曰:“文非聲,未详。”侯按,当为“从虍,产省声。”“虔”属厂系三级主谐字。

[鬲]《鬲部》:“鬲之屬。从鬲,虍聲。牛建切。”侯按,“虍聲”当为“虔省聲”,“牛建切”当为“许建切”。初作“鬲”,象形。罗振玉《殷虚书契考释》:“(甲文前七·五·二二鬲字)上形如鼎,下形如鬲,是甗也。金文中子邦父甗加犬已失其形。”高鸿缙《中國字例》:“(鬲)字象器形,器分上下两截,或分或联,中隔以有穿之板,上盛米,下盛水,

可以蒸也，故即后世之甌字。初变作𩇛，从鬲，虔省聲。后又加瓦为意符作甌。”《瓦部》：“甌，甌也。一曰穿也。从瓦，𩇛聲。讀若言。”“𩇛”属厂系四级主谐字。

【𥇑】此“𥇑”《说文》无。此“𥇑”与训“目相及”之“𥇑”同形，然非一字。此“𥇑”字当与“𥇑”字音义同。《目部》：“𥇑，目惊视也。从目，袁聲。《诗》曰：独行𥇑𥇑。”本当作“𥇑”。郭沫若《金文丛攷·释共》：“玉环字，毛公鼎作环，番生𥇑作𥇑。余谓𥇑即玉环之初文，象衣之当胸处有环也。从目，示人首所在之处。”“𥇑”也当有圆义，像目圆视貌。“𥇑”为一级主谐字。

[𥇑]《衣部》：“𥇑，袂也。从衣，𥇑聲。”徐鉉等曰：“𥇑非聲。未详。”侯按，《目部》有“𥇑”，曰“目相及也，从目从隶省，徒合切”，与此不合。于省吾《双剑謬古文杂释·释神𥇑》：“𥇑即懷之初文，金文懷通作𥇑。石磬懷作𥇑。……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：‘𥇑诚秉盅。’注：‘𥇑，古懷字。……𥇑从𥇑声与𥇑从鬼声一也。’”。“𥇑”亦有圆义，属“𥇑”系二级主谐字。

【𥇑】（𥇑）方濬益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》：“今按此字当释榮，𥇑即榮之古文。《说文》‘榮，从木，𥇑省聲。’‘𥇑，屋下灯烛之光，从焱、冂。’诸部中如瑩瑩瑩瑩等十馀文多同，盖以篆文無𥇑字，故不得不从𥇑省。今观此文作𥇑，乃象木枝柯相交之形，其端从焱，木之華也。焱为焱之省。《说文》‘焱，火華也。’木之華与火同，故从焱以象形。而華之义为榮。……《说文》以榮为‘𥇑’省聲，岂知古文作𥇑，𥇑固从𥇑聲耶。”于省吾《双剑謬古文杂释·释𥇑》：“按此……即𥇑字。今隶作𥇑。《说文》有从𥇑之字而無𥇑字。从𥇑之字凡二十三見，或曰瑩省聲，或曰𥇑省聲，或曰榮省聲，或曰營省聲。均不可据。……盖𥇑字之本义，上从二火，下象交繁之形，故从𥇑之字如𥇑瑩瑩瑩瑩等均有光明交互繁盛之义也。”

一说金文“𥇑”为“𥇑”字初文，本像二烛（侯按，或像火炬、火绳）相交形。后讹为𥇑，又累增“火”而为“𥇑”。《释名·释言语》：“榮，犹𥇑也。𥇑𥇑，照明貌也。”

《说文》所谓“𥇑省聲”字，实为𥇑（𥇑）聲字。“𥇑”（𥇑）为一级主谐字，当补出。[𥇑]《焱部》：“屋下灯烛之光。从焱、冂。”侯按，徐锴系傳：“冂犹室也，会意。”段玉裁注：“以火華照屋，会意。”实亦“𥇑（𥇑）”之分化字。

【𠂇】《说文》无。实即“旬”字初文。甲骨文作𠂇（后讹作𠂇）。字中之丨乃古十字，表十日之意，而𠂇表回环往复之意，合之则为十日为一循环——旬。

[𠂇]《𠂇部》：“徧也。十日为旬。从𠂇、日。”侯按，甲骨文之“旬”字只作𠂇（后讹作𠂇）。字中之丨乃古十字，表十日之意，而𠂇表回环往复之意，合之则为十日为一循环——旬。金文累增“日”为“旬”。“旬”乃二级主谐字。

【吕】《说文》未录。侯按，“吕”字乃“宫”之初文。“𠂇、邕”“𠂇”“宫”等皆以“吕”得声。一级主谐字。

[宫]《宀部》：“室也。从宀，𠂇省聲。”侯按，当为从宀，吕聲。马叙伦《刻词·王毋鬲》：“宫为吕之后起字，吕是口之异文。吕字《说文》未录，而见于邕之古文作𠂇者。古之辟雍，即壁宫……非《说文》之吕字也。后乃增宀”于省吾《甲骨文集释·释𠂇吕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》：“……𠂇字，也作𠂇，它是‘𠂇’（说文讹作𠂇，隶变作雍）的原始字。”“自商末以来，偏旁或合文中的𠂇已有讹作吕者。如甲骨文和商器‘𠂇各’于宫尊的宫字均作𠂇，但多有变为从吕之𠂇者。西周金文的宫字则均从吕。”地下挖掘考古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看法。一九三一年安阳殷墟发掘时发现，有一种早期人类居住的遗址大圆坑。

这些圆坑，往往两两相套，重叠排列，或作葫芦形。人们认为这或者就是古时的陶复，挖土为穴，上加覆盖的制度。𠂔即象两两相套的坑穴形，上加覆盖（即宀）则为𠂔。“宫”为二级主谐字。

[𠂔]《川部》：“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。从川，从邑。𠂔，籀文邕。”籀文“邕”为从𠂔吕声字。“邕”疑为“𠂔”之讹。“𠂔”为二级主谐字。

[躬]《吕部》：“身也。从身，从吕。居戎切。躬，躬或从弓。”“躬”当为从身吕声字。

【厶】“厶”之古文。象肱之形。侯按，《又部》：“臂上也。从又，从古文。厶，古文厶象形。肱，厶或从肉。”《弓部》：“弘，弓声也。从弓，厶声。厶，古文肱字。”“厶”是“肱”的初文，“厶”是“厶”的初文。“厶”象曲臂之形。“厶”当是形声字，从又（手），厶声。同“肱”。《敦煌变文集·汉刘家太子传》：“汉哀帝爱贤。与之日卧于殿上，以手厶枕贤头。”“厶”为一级主谐字，“厶”为二级主谐字。

【疑】（疑）“疑”之初文。《匕部》：“𠂔未定也。从匕，疑声。疑，古文矢。”侯按，徐灏注笺：“𠂔即古疑字，游移不决，故曰未定也。”《子部》：“疑，惑也。从子、止、匕，矢声。”早期甲骨文“疑”字作𠂔，像人张口、拄杖而疑惑状。后加“彳”，则像人于路上疑惑而不知所往的样子。“𠂔”字之“匕”，为“疑”之甲骨初文右侧杖形的演变。（见于省吾《释“天”“亚天”》）“疑”非古文“失”，乃“疑”之初文，一级主谐字，为“疑”“肄”等字的声符。“疑”为二级主谐字，为“擬”“凝”等字的声符。

【𧈧】《说文》无。侯按，《龙龕手鑑·虫部》：“𧈧，音蜀。”孙诒让《契文举例》：“《说文·虫部》：‘蜀，葵中虫也。从虫，上目象蜀头形，中象其形蜎蜎。’此（𧈧）省虫，于字例得通。”甲骨文“蜀”作𧈧，象蜎蜎蠕行形。为一级主谐字。

[蜀]《虫部》：“蜀，葵中蚕也。从虫，上目象蜀头形，中象其身蜎蜎。《诗》曰：蜎蜎者蜀。”侯按，本为象形字作𧈧，像虫之形，后又加形符“虫”而成从虫𧈧声的形声字“蜀”。“蜀”字被借出后，本义又加“虫”作“蠋”。今本《诗》作“蜎蜎者蠋”。“蜀”为二级主谐字。

【妥】《说文》未见。侯按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妥，安止也。”《说文解字注·女部》补“妥”字：“妥，安也。从爪、女。妥与安同意。”注：“《说文》失此字，偏旁用之。今补。……知妥与安同意者，安，女居于室；妥，女近于手；好，女与子妃，即以男女人之大欲存焉，故从之会意。”实当为𡇗之初文。罗振玉《增订殷虚书契考释》：“古𡇗字作妥，古金文与卜辞并同。《说文解字》有𡇗无妥。”李孝定《甲骨文集释》：“从女从爪，《说文》所无。段氏云从爪、女会意是也。盖以手抚女，有安抚之意。”“妥”为一级主谐字，“𡇗”“𡇗”等字从之得声。

【𡇗】《说文》无此字。侯按，视“朕”字所从之“𡇗”，像双手执午（杵）之形，多人释为“𡇗”。孙诒让《名原》下“疑𡇗含有侍奉供给之意”。“𡇗”当为“朕”之初文。谐“𡇗”声之字多有赠送、送给之类义。

【𡇗】《说文》未收。侯按，卜辞中有“𡇗”字。唐兰《文字记》：“《说文》无𡇗字，于蔓、蔓、褻、侵、𡇗、𡇗、𡇗等字，并谓为从侵省声，……今据卜辞有𡇗字，则侵字正从𡇗声，其余从𡇗作之字，亦非从侵省矣。”孙海波《卜辞文字小记》：“按从又𡇗，若𡇗之

进之意已明，加人则贅，是侵下当出古文𡗗，而侵非初体也决矣。”（《考古学社社刊》第三期）“𡗗”为“侵”之初文。

[侵]《人部》：“（𡗗 𡗗），渐进也。从人、又持帚，若埽之进。又，手也。”侯按，乃“𡗗”之后起字，从人，𡗗声。为二级主谐字。“寢”，《宀部》“卧也。从宀，𡗗（侵）聲。寢，籀文省。”

【𡗗】《说文》未見。侯按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于《片部》补“𡗗”字：“𡗗，反片为𡗗。读若墙。”并注：“各本无此。按《六书故》云：‘唐本有𡗗部。’”孙海波《甲骨文编》：“《说文》有片无𡗗，《六书故》云：‘唐本有𡗗部。’……古文可以反正互写，片𡗗当是一字。”王慎行《商代建筑技术考》说：“甲骨文有‘片’字，作𡗗（乙2778）、片（“𡗗”之反一注）（掇2·132）形，旧释‘床’之古文，以为象床形，不确。因为它在卜辞里均作竖立状，从不作横放的𡗗（床形）。《说文》有‘片’而無‘𡗗’字，段玉裁《说文注》根据《六书故》‘唐本有𡗗部’，遂补‘𡗗’字于片部之末，并谓：‘反片为𡗗，读若墙。’段说至确，张参《五经文字·𡗗部》曰：‘𡗗音墙’；《九经字样》‘鼎’字注云：‘下象析木以炊，篆文木析之两向，左为𡗗，音墙；右为片。’李阳冰亦云：‘木字右旁为片，左为𡗗，音墙。’均其读若墙之佐证。……有的学者以为甲骨文‘𡗗’字，象版筑土墙时，‘版’、‘干’的侧视面略形，其说颇具新意，可从。”（見《殷都学刊》1986年第2期）“牆”“壯”“牂”皆从“𡗗”得声。“𡗗”为一级主谐字。

【𡗗】（𡗗）《说文》：“瑞信也。象相合之形。”侯按，罗振玉《增订殷虚书契考释》：“𡗗亦人字，象踞形，命、令等字从之。许书之𡗗，今隶作𡗗，乃由𡗗而讹。”杨树达《积微居小学述林·释𡗗》：“𡗗乃𡗗之初文。……𡗗者，胫头节也。引申为节止、节制之义。”甲骨、金文“𡗗”像人跪踞之形，与“己”同字，即“踞”之初文。亦为“危”之初文，读若跪。“危”从厃，𡗗聲，为“跪”之初文。“𡗗”亦为“𡗗”之初文。“跪”“踞”“𡗗”同源。非《说文》所谓瑞信也。

【𡗗】《𡗗部》：“姦邪也。韩非子曰：‘苍颉作字，自营为𡗗。’”侯按，实乃“𡗗”（膝）之初文。膝，心母质部；私，心母脂部。“𡗗”所从之“𡗗”本亦作“𡗗”，篆作“𡗗”也即“𡗗”，隶变而形异。《玉部》：“𡗗，石之似玉者。从玉，𡗗聲。读与私同。”

【己】《己部》：“中宫也。象万物辟藏屈形也。己承戊，象人腹。”侯按，像人长踞形，即“踞”之初文。陆宗达、王宁《训诂与训诂学》200页：“‘己’象人长跪之形，是‘踞’的古文。曲膝为踞，曲身为𡗗（后声借为‘鞠’字），曲脊为躬，这是古人礼节上的三种姿势。‘踞’（‘哈’韵）、‘𡗗’（‘萧’原）‘躬’（‘东’韵），三字声近，彼此同源。”

“𡗗”（𡗗）、“𡗗”、“己”三字本同源。“𡗗”（𡗗）为“跪”“踞”“𡗗”之初文。“𡗗”亦为“𡗗”之初文。“己”亦为“踞”之初文，皆为一级主谐字。三字本同源。

【𡗗】（𡗗）《说文》无。侯按，《字彙補·止部》有“𡗗”，曰“𡗗，与𡗗同。”恐非是。“𡗗”之初文作“𡗗”，为两足与两足相對，因有不滑之义，若三足则不合此义。“𡗗”当为“奔”之初文或省体，后讹作“𡗗”。“賁”“奉”等字所从之“𡗗”，非花卉之“𡗗”也，乃“𡗗”也。

A supplementary study to the homophonic radicals of Shuo Wen Jie Zi

HOU Zhan-hu

(College of Literature, Nor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, Changchun 130024, China)

Abstract: The article attempt to supplement the homophonic radica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basis of Shuo Wen Jie Zi, and the homophonic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.

Key words: Chinese characters; homophone; radical

收稿日期: 2002-12-28